

我们都是 赶路人

莫等到了尽头，
枉叹此行成空

胡德夫 著

台湾民谣之父

胡德夫全新EP专辑《撕裂》
随书重磅发行

一个民谣歌者带着他的音乐及文字，
再度归来，以作者与歌手的双重身份，
讲述台湾『原生态音乐』
背后的故事。



紫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ZHO

紫图

我们都是 赶路人

胡德夫——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都是赶路人 / 胡德夫著. — 北京: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502-8267-4

I. ①我… II. ①胡…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87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5046

我们都是赶路人

特约策划 张钰良 许 菲

监 制 黄 利 万 夏

丛书主编 郎世溟

作 者 胡德夫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宣佳丽 路思维 牛 闯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U®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0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8.25印张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267-4

定价: 5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 010-64360026-103

序

一个男人的岁月与山河

一

前不久，给胡德夫先生送书，作为他赠我专辑的回礼，在书的扉页上，我写下一行字：“在您的歌声中，听得到岁月与山河！”

其实，后面还该有一行字，当时没写：

“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

二

岁月，有时也可以逆向衔接。

我们是在他已不年轻之后，才知道那么多他年轻时的故事。

1973年胡德夫就已在台北酒吧里驻唱，并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然后很快与李双泽、杨弦一起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滋养了大陆几代歌迷的台湾民歌，他是最初推手之一。

但是，当了“父亲”的胡德夫似乎在此之后消失了，而“孩子们”占据了从民歌到流行乐的舞台，一唱就是红红火火的三十年。

时间中的胡德夫去了哪儿？我们为什么一直不知道他？
当时的大陆，主要靠各种引进版和盗版音乐来靠近台湾乐坛，从邓丽君到罗大佑，从齐秦到童安格都是如此。

可唱了三十多年的胡德夫，却没出过一张专辑，这让我们无版可引甚至无版可盗。直到2005年，已经五十五岁的他推出第一张专辑《匆匆》，才真正拆除了大陆歌迷与胡德夫之间的那堵墙。

这时，当初那个小伙子，已变成头发花白的老者。三十多年，一切都在变，可胡德夫好像还和以前一样站在那里唱着。在歌声里，有从前的岁月，黑白照片一样静默的山河。然后突然间，我们开始热泪盈眶。

三

也幸亏是在不年轻之后才听到胡德夫的音乐。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我曾经以为，年轻人不会喜欢他的歌，可后来发现：我错了。这一方面说明，走了那么远，胡德夫还是当初那个牛背上的孩子；而另一方面，与岁月及山河打交道的歌者，常常像莫扎特，老人与孩子才弹得好弹得对；也像一个人，最清醒和酒后最朦胧以及清晨和夜深人静时，听胡德夫的歌才最合适，平日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时，就放过他吧。

可能胡德夫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就成熟，年老了，却依然是青春时的模样。

四

华语歌坛曾经那么热闹，耀眼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在舞台上闪亮，胡德夫好像孤零零地被扔在了远方。

其实，是他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远方。用十几年的时间，为台湾原住民呐喊并争权益。他没有后悔过，或许正是这十几年，他把自己由一个大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在需要男孩时，他不唱歌，只为弱势群体说话；需要男人时，他回来歌唱，然后就一发不可收。也难怪，男人占人群的一半，可真正的男人，总是稀少。想知道男人用音乐怎么定义，可倾听他的歌！

五

2016年，初夏的北京，胡德夫的音乐会上，我坐在台下离他

和钢琴不远的地方，从他第一张专辑《匆匆》算起，我在歌声中认识他已有十一年。

然后我听到，他在台上提到我的名字，我会心一笑，然后猜想：下一首，他一定唱的是《最最遥远的路》。

很多年前，在一次家中的聚会上，酒后时分，我把胡德夫的《匆匆》放入CD机中，歌声一出，举座泪眼朦胧，以至于后来，柴静写我的一篇文章，就用了胡德夫的“最最遥远的路”作标题。

我明白，胡德夫先生知道了这些故事。

其实，该把《最最遥远的路》反过来送给他。因为他知道这条路上，一个男孩怎样变成男人；他知道，变化的时代里，什么不变什么该被保留；他更知道，岁月中，男人，该怎样唱歌。

他可能不是舞台上最耀眼的那一个，但当他把岁月与山河装到一个男人的胸腔里，他的声音就可能陪我们走得最远。这，或许是最最遥远的路的另一种含义吧。

听他的歌，总会想到自己的故乡，而故乡，正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可年长后却夜夜想回去的地方。该感谢胡德夫，用他的歌，为我们唱出并永久保留了一个故乡。



目 录

001 牛背上的小孩

唱着那鲁湾的牧歌
终日赤足 腰系弯刀

029 匆匆

我们都是赶路人
珍惜光阴莫放松

043 枫叶

我该拾起哪一片
换取那一刹那的秋波

057 最最遥远的路

你我需穿透每场虚幻的梦
最后走进自己的田 自己的门

071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流呀流着呀滋润我的甘泉
你使我的声音更美心里更恬静

087 为什么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乡的门

103 飞鱼 云豹 台北盆地

我的心向往着明日的太阳
透过云海温暖每对手足

121 太平洋的风

舞影婆娑在辽阔无际的海洋
攀落滑动在千古的峰台和平野

137 记忆

远方游子的信息寄托飘飞的落叶，
风奏鸣着季节的情景

155 脐带

你我之间那条本为一体的脐带
早已将我们紧紧的相连

175 流星

人生短促如朝露，聚沫幻灭
但人生总要留下一些美丽

183 大地的孩子

他们在蓝天下歌唱歌声传遍四野
他们在蓝天下歌唱歌声传到远方

203 鹰

我是大武山上
天空的一只老鹰

213 芬芳的山谷

我这一飞五十年
承载着思念充满着寂寞

231 撕裂

如果你不烧燬我
我就像一把火烧尽你

牛背上的小孩

『牛背上的小孩仍在牛背上吗』，其实是我自己在和曾在山谷里面放牛的那个孩子对谈，但我却已不可能再回那个美好的时光里去了。



1950年，我出生在台东东北方向阿美族的一个族区，那里距离台东市区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用阿美族语讲，那个地方叫作“Shin-Ku”，后来又辗转被改名叫作“新港”，再后来被称作成功。

我妈妈告诉我，在我出生的时候，祖父从台东市附近的卑南下槟榔部落赶来新港接生、剪脐带，并将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小港口，用太平洋的海水为我洗了人生的第一个澡。听祖母讲，祖父后来回到部落，常常会望着他帮我剪脐带的方向低语呢喃：“Shin-Ku, Shin-Ku，你还好吗？”那就是在那儿呼唤我，我的乳名也由此而来。

我妈妈是排湾族人，爸爸是卑南族人，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前面还有一个大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日据时期的警察所

长，后来转到乡公所去当户籍科科长。因为爸爸工作比较忙，所以我从小跟着妈妈长大。

在我三岁的时候，爸爸调职到大武山下的一个部落去工作。当局为了方便管理，把来自七个小部落的人迁徙到靠近平地的一个叫作 Puliu puliu · san 的地方去生活，这个部落以其中最大部落的名称 Ka-Aluwan 来命名，其实是由很多小的部落共同组成，而现在这些部落都已经汇集在一起了。这个地方也就是我后来在歌曲《芬芳的山谷》中写到的“Sweet Home Ka-Aluwan”，但在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地方。

我爸爸那个时候担任户籍科科长，要给部落的人安排居住区域，不能让迁徙来的人与他的部落分开。这是一个排湾族的部落，而我和我爸爸却是卑南族人，我们在这里算是外来的。爸爸被派来这里工作，我们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因此我很多的歌都指向这个地方——嘉兰山谷。从我三岁开始，母亲就常常牵我的手到这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山里面玩耍，提水的时候也会带我到河边去，在河边给我洗澡，在溪水边让我看看蝌蚪和小鱼。满山的月桃花，飞舞的蝴蝶在山谷里，那真是一个芬芳的山谷。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整个部落不过几百个人，我妈妈是乡民



照片 / 胡德夫提供

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家族合影。

前排中间站立的男孩就是我。

现在回想起来，

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那一段生活在山谷里的岁月。

代表，有时也会很忙，就连开会也不得不带着我去，可我会给他们捣乱。于是在我还不满五岁那年，妈妈把我交给小学的校长：“嘉兰没有幼稚园，这个孩子放在学校，麻烦你照顾一下。”后来这校长帮我一直升学上去，我就比人家早读了一年小学。回想起来，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那一段生活在山谷里的岁月。

我小学时候经常去砍一些草来给家里的牛吃，它是要负责耕田的。后来它生了小牛，我就经常在上課以前牵着它们到山上去，找一些有草的地方，把牛绳牵长一点，让它们可以去吃草。我也会在山上看老鹰，大鹰带着小鹰在天上飞，教小鹰飞翔，在天上“噫噫”地互相呼唤着，小鹰在后面紧紧跟随。我在山上放了六年的牛，周末的时候，躺在那个地方，看着那边的天空和高山，感觉这就是我的世界。一个山谷的天空就是这么小，这就是整个世界，但一个人的放牛生活也挺孤单惬意的。

台湾有个名叫叶宏甲的漫画家，他画了本很有名的漫画书《诸葛四郎》，这漫画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四郎他们三个人是结拜的侠士，为皇上服务。我每个礼拜三都会从山上走路到七公里外，到太麻里附近靠海的地方买漫画，我时常幻想着自己就是漫画书里的四郎。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有一把短刀，但那短刀不能拿起来玩耍，

只能用来砍荆棘。于是我们自己做了竹刀、竹剑，我把牛当坐骑，骑着它跑，它跑起来铿锵有力，还会跳田埂、跳水坑，仿佛就是一匹骏马。我骑着它飞跃，手中的两根缰绳就像漫画里描绘的一模一样。

我看完漫画后会传给我的同学看，大家看这个漫画看得入神，接下来我们就演漫画里的这一出戏。我来演四郎，其他同学演林小弟、真平，对方阵营戴了面具的同学假扮成我们的敌人。那时我们一天到晚玩这些东西，真的很快乐。

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坐下来好好听老师讲课，而《诸葛四郎》漫画和我大哥念的那一本《圣经》是我看得最多的书。然而因为这样，我认识的字却比别人多，遇见了很复杂、很深奥的字，我还要查字典。学校的课程我没有认真对待，每天只忙着和同学们玩耍，尤其农忙完毕之后，牛没事可做了，稻田的稻草多起来，我们就把稻草搭成皇宫的样子，旁边的水沟被我们当作护城河，我和同学们扮演着漫画中的正反两派，点着火把一支箭射过去，把稻草全都燃烧起来。反正它们迟早也要被烧掉当肥料，不如让我们先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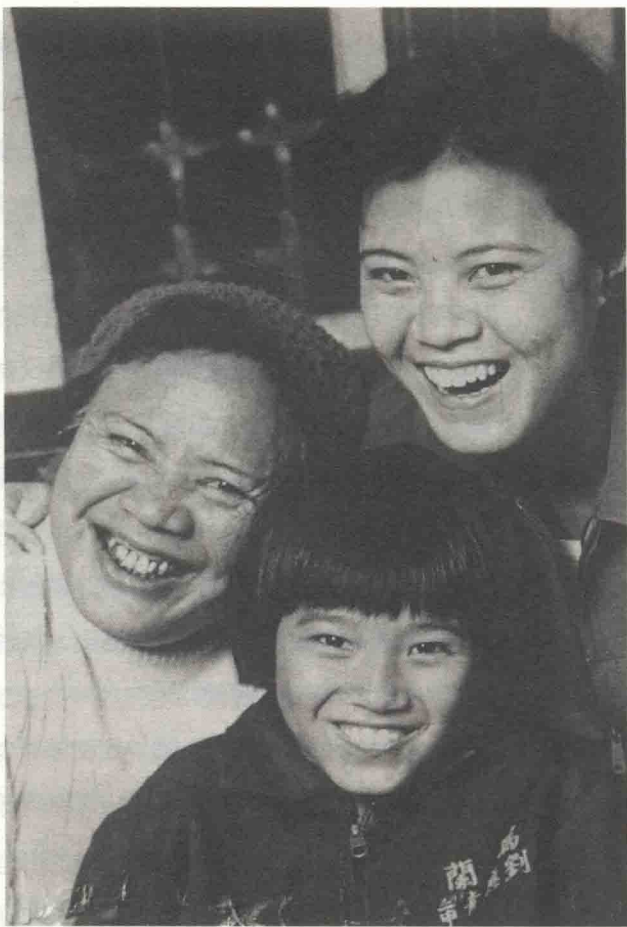
快乐地玩耍看似没有尽头，每本漫画的最后都写着“敬待下期”，我们下个礼拜再去买一本回来看，然后继续这样玩。但在小学

以后，一个偶然的機會使我离开了孩提时代的玩伴，也离开了美丽的山谷，我的一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我的大哥和我爸爸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反目不说话，爸爸甚至把哥哥赶出了家门。我哥哥大我二十几岁，他是一个眼睛看不到东西的传教人。那几年他跟爸爸没有说话，我常常在这两个人当中传达讯息，因为要照顾哥哥而家里外面两边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骑着牛回来，哥哥跟我说淡水有个学校在招生，这是台湾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也算是一个“贵族学校”，台湾的东西南北地区各有一名原住民的学生可以获得全额学费的奖学金，但是需要去参加考试才行，我们整个台东地区要录取一名这样的学生。哥哥要我去参加这个考试，但那时候的我哪里读过什么书呀？平时的学习只不过为了应对考试而已，其他那些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学生知识水平都很强的。

哥哥让我跟爸爸讲，要他准许我去考这个试。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从高级学校毕业的，他是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认可男孩子到远的地方去读书。

我爸爸虽然跟我哥哥不说话，但是看到了这个招生简介，他仔细研究，觉得那个学校应该是不错的。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的时候，爸爸对我说：“好，我答应你，明天就带你去考试。”



照片 / 胡德夫提供

保留在我身边的宝物，妈妈、大姐与大姐的女儿，
这是我家最温暖开心的一张照片。